

論經濟工作員的任務

工運叢書之三
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印



論經濟工作員的任務
經工人工業

工運叢書之三



3 0470 4538 4

中華全國總工會編印

552.4801
179-7=5

目 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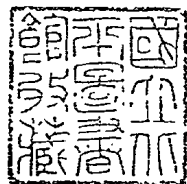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一
——斯大林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一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一五
——斯大林在一九三二年六月廿三日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一五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黨性（采寧作 烏斯曼汗譯）.....	四二

100064

論經濟工作人員底任務

——斯大林一九三一年二月四日在第一次全蘇聯

社會主義工業工作人員代表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你們的代表會議工作快要結束了。現在你們要通過決議了。我相信你們的決議草案一定會一致通過的。在這些決議中——你們的決議，我是略知大概的——你們將贊同一九三一年工業發展大綱，並擔負起完成這個大綱的責任。

布爾什維克所說的話，不是說得好玩的。布爾什維克總是約訂了就要執行的。可是，掀起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的責任，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保證把工業生產總量增加百分之四十五。而這乃是一個很大的任務。不僅如此。你們擔起這樣的責任，那就是說你們不僅約許要在四年內完成我們的五年計劃，——這是已經解決的事情，再不須要有什麼決議，——

而且約許要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工業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

代表會議約許完成一九三一年計劃，約許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這當然很好。但我們已經受過『辛酸經驗』的教訓。我們知道，約許並不是時常都被履行的。在一九三〇年初，也曾約許過完成該年度的計劃。當時必須把我們的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百分之三十二。但這個約許是沒有完全履行的。事實上，一九三〇年的工業生產額只增加百分之二十五。我們應當問一問：今年不會重複這種情形麼？現在，我們的工業領導者，我們的工業工人員約許在一九三一年度把工業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可是，有什麼東西能擔保這次約許一定會實現呢？

為要完成大綱，為要把生產額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為要不在四年內，而是在三年內完成有決定意義的基本部門方面的五年計劃，就要有什麼條件呢？

為此就要有兩個基本條件：

第一是要有實在的可能性，或如我們通常所謂『客觀的』可能性。

第二是要有領導各企業的志願和技能，以便把這些可能性變為現實。

我們去年有過完成計劃的『客觀的』可能性麼？是的，是有過的。關於這一點，有許多不容置辯的事實可以證明。這些事實就是去年三四月間，工業生產額超過前年百分之三十一

。試問我們爲什麼沒有完成全年計劃呢？什麼東西阻礙了這一點呢？什麼東西不夠呢？就是利用現有可能性的技能不夠。正確領導工廠礦井的技能不夠。

我們有了第一個條件，即完成計劃所必要的『客觀的』可能性。可是我們却沒充分具備第二個條件，即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而正因為領導生產工作的技能不夠，所以計劃也就沒有完成。我們沒有把工業主產額增加百分之三十一，三十二，而僅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五。

當然，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一九三〇年，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底生產量都沒有什麼增長，而且現在也沒有什麼增長。相反的，無論那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都是一落千丈的。在這樣的條件下，百分之二十五的增長額已算是一大進步。可是，我們本來能夠增加得更多，因為我們曾有一切必要的『客觀』條件。

那末，要怎樣才可擔保不致又重複去年的怪事，才可擔保完成計劃，才可使所有的可能性都被我們儘量利用，才可使你們的約言不致有一部分仍舊成爲紙上空文呢？

在各國家歷史中，在各國度歷史中，在各軍隊歷史中，往往有這樣一種情形：當時雖有得勝奏捷的一切可能性，可是這些可能性並沒有加以利用，因為領導者沒有看見這些可能性，沒有善於利用這些可能性，於是軍隊也就遭受了失敗。

我們有爲完成一九三一年大綱所必需的一切可能性麼？

是的，我們在這種可能性。

這種可能性是什麼呢，要在什麼條件才可把這種可能性變爲現實呢？

首先，就要我國具備有充足的天然富源：鐵礦，煤炭，石油，糧食和棉花。我們有這些東西麼？是有的。而且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多些。就拿烏拉爾來說吧，烏拉爾是任何一國都沒有的富源聚集區。鐵礦，煤炭，石油，糧食，都是樣樣俱全，應有盡有！我國除橡皮以外，是連什麼都有的。而且再過一兩年，我們就連橡皮也會有了。在這方面說來，就天然富源來說，我們是完全有保障，甚至綽綽有餘的。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願意而且能够推動利用這些巨大天然富源來謀人民福利的政權。我們有這麼一個政權麼？是有的。固然，我們在利用天然富源方面的工作，有時不免退到我們自己工作人員中間的耽擱。譬如，蘇維埃政權去年在建立第二個煤鐵根據地的問題上，不得不作一些鬥爭，而我們沒有第二個煤鐵根據地，是不能繼續向前發展的。可是我們已把這些障礙克服了。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有這個根據地了。

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這個政權受着千百萬工農羣衆的擁護。我們的政權受着這種擁護麼？是的，受着這種擁護。在全世界上再沒有那一個政權，是如蘇維埃政權這樣深受工農擁護的。我不來援引種種事實，如社會主義競賽的增長，突擊運動的發展，以及工人羣衆爲迎展工業財政計劃而奮鬥的運動。所有這些顯然證明千百萬羣衆擁護蘇維埃政權的事實。是盡人皆知的。

爲要完成並超過一九三一年大綱，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不患資本主義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而又大大優越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危機，失業，浪費和大衆貧困，這就是資本主義無可醫治的病症。而我們的制度却不患這種毛病，因爲政權是握在我們手裡，握在工人階級手裡，因爲我們進行着計劃經濟，有計劃地積累資源，並按國民經濟各部門來加以正確分配。我們不患資本主義所患的那種無可醫治的病症。這就是我們和資本主義不同的地方，這就是我們優勝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地方，而這種優勝處是有決定一切的意義的。請看資本家是想怎樣擺脫危機吧。他們盡量減低工人工資，他們盡量減低原料和糧食價格，可是他們不願多少認真減低工業品價格。這就是說，他們想用剝削主要商品消費者，用剝削本國工農羣衆，剝削原料糧食出產國的勞動羣衆的辦法來擺脫危機。資本家自己掘毀自己立足的基地。所以結果就不是擺脫危機，而是加深危機，造成一種新的前提來釀成新的更劇烈的危機。我們的優勝處就在於我們根本沒有什麼生產過剩危機，

我們沒有而且不會有幾百萬失業工人，我們沒有生產無政府狀態，因為我們進行着有計劃的經濟。不僅如此，我們的國家是工業最集中的國家。這就是說，我們能够用最優良的技術來建設我們的工業，因而保證空前未有的勞動生產率，空前未有的積累速度。我們過去的弱點就在於我國工業是以渙散狹小農業為根據的。可是這已成爲過去了。現在情形已經不同。在不遠的將來，也許再過一年，我們就會成爲世界上農業規模最大的國家。蘇維埃農莊和集體農莊——而它們也就是大農業形式——在今年出產的穀物商品，已等於全國穀物商品總額半數。這就是說，我們的制度——蘇維埃制度——使我們能按任何一個資產階級國家都夢想不到的速度前進。

爲要一日千里地向前猛進，還要有什麼呢？

還要有一個充分團結一致，能把工人階級一切優秀份子底努力都集中於一個目標上去，富有經驗，不會見難而退，而能一貫實行正確的革命布爾什維主義的政策的政黨。我們有這樣一個政黨麼？是的，是有的。它的政策正確麼？是的，是正確的，因爲這個政策使我們獲得重大的成功。這一點，現在不僅是工人階級底朋友，就連工人階級底敵人也承認了。請看吧，大家皆知的『高貴』先生——美國的非詩，英國的邱吉爾，法國的普恩加質是如何向我們黨拼命狂吠呀。爲什麼他們這樣拼命狂吠呢？就是因爲我們黨底政策正確，因爲這政策使

我們獲得節節不斷的勝利。

同志們，這就使我們易於實現一九三一年大綱，使我們能在四年內，而在有決定意義部門中，甚至能在三年內完成五年計劃的一切可能性。

這樣，為完成計劃所必需的第一個條件，即『客觀的』可能性，我們是具備了。

我們有沒有第二個條件，即利用這種可能性的技能呢？

換句話說，我們有對於工廠礦井的正確領導麼？在這裡是百事大吉麼？

可惜不是百事大吉，我們既是布爾什維克，就應當爽直而坦白地說出這一點。

什麼是領導生產呢？我們有些人並不是常常用布爾什維克觀點來看待企業領導問題的。

我們有些人往往以為領導就是簽署文件。這當然是令人痛心的，但這是事實。有時候令人不得不想起謝德林小說中的瞎知事。你們記得瞎知事太太怎樣教訓瞎知事兒子的故事吧。太太對兒子說：不要用功學習呵，不要誦通事理呵，讓別人去幹這種事情吧，這不是你的事情呀，——你的事情就是領導，就是簽署文件。使我們丟臉的，就是甚至在我們布爾什維克中間，也有不少的人是專靠簽署文件來進行領導的。如果你要他們誦通事理，精通技術，變成內行，那他們就會連說幾個『不』字了。

試問：我們布爾什維克是幹過三次革命的人，是在殘酷國內戰爭中獲得了勝利的人，是

把最大的工業建設任務解決了的人，是把農民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的人，爲什麼在領導生產工作方面竟會屈服於文件呢？

原因就在於簽署文件要比領導切實生產工作容易得多。於是許多經濟工作人員也就走上這條阻力最少的道路。這裡並且有我們的過咎，中央機關的過咎。在十年以前提出了一個口號：『既然共產黨員還不充分瞭解生產技術，既然他們還須要學習管理經濟，那末就讓出技術、舊工程師和舊專門家去管理生產吧，而你們共產黨員則不要去干預工作技術；可是，雖說不干預，但同時務必努力研究技術，努力研究生產管理學，以便將來能與忠於我們的專門家一同成爲真正的生產領導者，真正的內行』。口號曾是這樣。而在實際上又是怎樣呢？結果，這個公式後一部分是被拋棄了，因爲學習比祇上署名難些，而這個公式前一部分被人庸俗化了，『不干預』幾字竟被人曲解爲拒絕研究生產技術。結果竟成一種胡說，危險而有害的胡說，這種胡說是擺脫得愈快愈好的。

實際生活本身再三警告過我們說，在這方面的情形不好。沙赫特案件就是第一個警號。沙赫特案件已經指明黨組織和職工會底革命覺悟性是不夠的。這一事件指明我們經濟工作人員在技術知識方面，實在是落後得不成樣子；許多舊工程師和舊技師，因爲沒有人監督他們的工作，就比較容易滾入暗害道路，尤其是因爲國外敵人又不斷用種種『建議』來纏繞他們

。『工業黨』公審案就是第二個警號。

暗害勾當底基本原因當然是階級鬥爭。階級敵人當然是瘋狂反抗社會主義進攻的。可是，單用這一點來解釋暗害勾當如此猖獗盛行的事實，那就不够了。

暗害勾當怎麼會能這樣猖獗盛行呢？這應歸答於何人呢？這應歸答於我們自己。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處理生產領導事情，如果我們在更早得多以前就已開始研究工作技術，開始精通技術，如果我們更時常而恰當地干預過經濟領導工作，那末暗害份子就會做不出這樣多的暗害事情了。

要我們自己變成專門家，變成工作內行，要我們自己暫而努力學習技術知識，——這就是實際生活推動我們來幹的事情。可是，無論第一個警號，甚至第二號警號，都還沒有保證發生必要的轉變。已經是，而且早已是面向技術的時候了。已有是拋棄那種過時的干預技術的舊口號，而要自己成爲專門家，成爲普通事情者，成爲完全內行的時候了。

有人時常問道：爲什麼在我們企業裡沒有一長制呢？在我們尚未以精通技術以前，我們就沒有一長制，而且不會有一長制。在我們中間，在布爾什維克中間，還沒有充分數量熟悉技術問題、經濟問題以及財政問題的人材以前，我們就不會有真正的一長制。如果你們不精通工廠礦井底技術、經濟以及財政，那末隨便你們寫多少決議，隨便你們怎樣宣誓，也是無

濟於事的，也不會有一長制的。

因此，任務就是要我們自己精通技術，要我們自己成爲工作內行。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我們的計劃完全完成；也只有如此，才可以保證一長制能見諸實現。

這當然不是容易的事情，但這是完全可以解決的事情。科學，技術經驗，知識，——凡此種種都是可以求得的东西。今天沒有，明天就會有了，這裡的主要點就是要有布爾什維克的熱烈志願去精通技術，精通生產學。只要有熱烈志願，那就一切都可辦到，一切都可解決了。

人們有時發問：難道不可稍許減低速度，延緩進展速率麼？不行的，不可以的，同志們！決不可減低速度！恰巧相反，還必須竭力和儘可能增加速度哩。我們在蘇聯工農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我們在全世界工人階級面前所負的義務要我們這樣做。

延緩速度，就是落後。而落後者是要挨打的。但我們不願挨打。不，我們絕對不願意！舊俄羅斯底歷史，其中有一點就是常因落後而挨打。蒙古的可汗打過它。土耳其的貴族打過它。瑞典封建主打過它。波蘭和立陶宛的地主打過它。英法的資本家打過它。日本的爵士打過它。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爲它落後。因爲它的軍備落後，文化落後，國政落後，工業落後，農業落後。大家都打過它，就是因爲這既可獲利，又不致受到報應。你們記得革命前

期的一位詩人底語句吧：『羅斯媽媽呵：你又豐富，你又單薄；你又強大，你又軟弱』。這些老爺們是把舊時詩人底這一段話背得很熟的。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豐富』，那就不妨靠你發財。他們一面打着，一面又笑罵道：『你既然單薄軟弱』，那就可以隨便打你搶你。打擊落後者，打擊弱者，——這就是剝削者底法則。這就是資本主義弱肉強食的法則。你落後了，你軟弱無力麼，那你就算是無理，於是也就可以打你，可以奴役你。你強大有力麼，那你就算是有理，於是就得小心對待你。

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可再落後。

在過去，我們是沒有而且也不能有祖國的。但是現在，當我們已推翻資本主義，而我國政權又是工人政權時，我們已有祖國，而我們將堅持其獨立。你們願不願讓我們社會主義祖國被人打破而喪失獨立呢？如果你們不願意，那你們就應當在最短時期內消滅它的落後狀況，而開展其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真正的布爾什維克的速度。除此而外，再沒有別的法。正因為如此，所以列寧在十月革命時說過：『或是滅亡，或是赶上並超過先進資本主義國家』。

我們比先進國家落後了五十以至一百年。我們應當在十年以內跑完這個距離。或者我們能做到這一點，或者就是我們會被人打翻。

這就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的國內義務和國際義務。

你們看，就是這些義務要我們採取布爾什維克的發展速度。

我並不是說我們近幾年來在經濟領導工作方面沒有絲毫成績。有的，而且很多。我們已經把工業出產量增加到超過戰前一倍了。我們已創立起世界上最大的農業生產。可是，如果我們在這個時期中努力認真精通了生產，精通了生產技術，精通了生產底財政和經濟，那我們就會作出更多的成績來。

我們至多是在十年當中就要跑完我們落後於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距離。我們有一切『客觀的』可能性來做到這一點。所缺乏的，只是真正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技能。而這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並且只是取決於我們自己的！已經是學會利用這些可能性的時候了。已經是拋棄那不干預生產工作的腐敗方針的時候了。已經是領會另一個方針，即適合現時期的要干預一切的新方針的時候了。你既是個工廠經理，就得干預一切事務，就要熟悉一切而連什麼也不要忽略過去，就得學習，再三學習。布爾什維克應當精通技術。已經是布什維克自己成爲專門家的時候了。在改造時期，技術決定一切。一個擔任經濟工作的人，竟不願意研究技術，不願精通技術，那就是鬧笑話，而不是經濟工作人員了。

有人說，精通技術是一件困難事情。這是不對的！布爾什維克是無堅不摧，無攻不克的

。我們已決定了許多最困難的任務。我們已推翻了資本主義制度。我們已取得了政權。我們已創立了極大的社會主義工業。我們已把中農引上了社會主義道路。建設方面最重要的事情，我們已經做成了。剩下來要我們做的事情，已經是不多了：就是要研究技術，精通科學。而當我們做到這步時，我們就會有我們現在夢想不到的速度。只要我們真正願意這樣幹，我們一定會做到這步的！

新的環境和新的經濟建設任務

——斯大林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在經濟工作人員會議上的演說——

同志們！從這次會議所有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我們各工業部門執行計劃的情形是十分參差不齊的。在過去這五個月當中。有些工業部門出產量比去年同時期內增加了百分之四十至五十。而有些工業部門却只增加了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最後。還有個別工業部門增加得極少，即百分之六至百分之十。或者增加得更少。屬於最後這一種工業部門的，有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鑄業。你們看，情形是參差不齊的。

為什麼有這樣參差不齊的情形呢？為什麼某些工業部門落後呢？為什麼某些工業部門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而採煤業與黑色金屬冶煉業增加得更少，因而落後於其他部門

呢？

就是因爲近來工業發展條件已經根本改變了，已形成了一種要求採取新式領導方法的新環境，而我們的某些經濟工作人員，却沒有了改變工作方法，仍然拘守成規，按照舊方式工作着。所以問題就在於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本來是要求採用新式工作方法，而我們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却不瞭解這一點，不瞭解現在有採用新式領導方法之必要。

這就是我國工業某些部門落後的原因。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究竟是什麼呢？這些新條件是怎樣形成的呢？

這些新條件至少有六個。

現在讓我們來考察這些條件吧。

(一) 勞動力

首先就是要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問題。從前，工人照例都是自勁跑進到工廠裡來，所以當時在這件事情方面是有過某種自流动性。其所以如此，是因爲當時有失業人口，有農民分化，有貧困，有逼迫人們離鄉進城的飢餓恐怖。你們大概還記得所謂『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公式吧？當時有什麼東西迫使農民從農村裏跑進城市呢？就是因爲有飢餓恐怖，因爲

有失業，因為當時農民覺得農村是他們的後母，而總想逃開她，隨便逃到什麼地方去，只要找到一點什麼工作就行了。

在不久以前，我國情形會是如此，或者幾乎是如此。

可以說我國現在的情形也是這樣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現在環境已經根本變更了。正因為環境已經變更了，所以我們也就再沒有勞動力自流性了。在這一時期期中，究竟發生了什麼變更呢？第一，我們已經消滅了失業現象，因而也就消滅了壓迫『勞動市場』的力量。第二，我們已根本打破了農民分化的現象，因而也就消除了驅使農民由農村逃到城市的普遍貧困現象。最後，我們用數萬架拖拉機和農業機器供給了農村，擊潰了富農，組織了集體農莊，使農民有像人類那樣來生活和工作的可能。現在已經不可把農村叫做農民的後母了。正因為不可把它叫做後母，所以農民便留在鄉裏安居樂業，於是我們這裏也就沒有『鄉下佬從鄉下逃進城裏去』的現象，也就沒有勞動力自流性了。

由此可見，我們現在已有了完全新的環境和保證各企業勞動力的新的條件。

但由此就應得出什麼結論呢？

第一個結論，就是現在已不可再指望於勞動力自流性了。這就是說：應當拋棄自流『政策』，而採取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工業需要的政策。可是，要做到這一步，就只有一個辦

法，即各經濟組織與集體農莊和集體農莊莊員們訂立合同的辦法。你們知道，某些經濟組織和集體農莊已經開始採用這種辦法，而且實際經驗已經表明訂立合同的辦法，無論對於集體農莊或工廠企業，都是很有功效的。

第二個結論，就是必須立刻實行把最繁重的生產手續機械化，並儘量開展這件事情（例如木材工業，建築業，採煤工業，裝卸工作，運輸業，黑金屬冶煉業等等）。這當然不是說拋棄手力勞動。恰巧相反，手力勞動還會長期在生產中發生極大作用的。但這是說：生產手續機械化，是我們所應實行的一個新穎的和有決定意義的辦法，否則不能支持我們的發展速度，也不能維持我們的新的生產規模。

我們還有不少經濟工作人員，他們是『不相信』機械化，也『不相信』各企業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這就是那些不懂得新環境，不願意按新方式去工作，而眷戀着勞動力『自流』到企業中來的『舊日黃金時代』的經濟工作人員。不待說，這種經濟工作人員是與我們在新環境中所負的新的經濟建設任務相隔天壤的。他們大概認為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是一件偶然事情，認為缺乏勞動力的現象將會自行消滅，將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下去。這是錯誤的想法，同志們，勞動力方面的困難，決不會自行消滅。這種困難是只有靠我們自己努力工作，才可消滅的。

總之，任務是要用與集體農莊訂立合同的辦法，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同時要把生產手續機械化。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一個新條件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二個條件。

(二) 工人工資

我剛才已經說過了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來供我們各企業需要的問題。可是，招收工人還不能完全了事。爲要保證我們各企業都有勞動力，還須把工人固定在生產中，使企業裡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沒有相當精通了技術，熟習了新式機械的固定工人成份。便無法前進。便無法完成生產計劃。這是無待證明的。沒有這種固定工人成份。就會要每次都來重新教導新的工人。就會要把一半時間用去教導新的工人。而不是用去進行生產。現在我們所有的實際情形，究竟怎樣呢？可以說我們各企業裡工人成份是相當固定的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恰巧相反，在我們各企業裡，還有所謂勞動力流動性。而且在許多企業裡勞動力流動性不僅沒有消滅，反而增長，反而加強起來了。無論如何，在半年當中，或者甚至在在一季當中，沒有至少是百分之三四十的工人成份變更的企業，是不多見的。

從前在工業恢復時期，我們的技術設備還不複雜，生產規模還不宏大，尚可稍許『容忍』所謂勞動力流動性。現在情形却不同了。現在環境已經根本改變了。現時在擴展改造時期，生產規模已經擴大，技術設備已是極端複雜了，於是勞動力流動性也就成了妨害生產的奇災大禍，足以紊亂我們企業了。在現時還『容忍』勞動力流動性，就會瓦解我國工業，消滅完成生產計劃的可能，破壞改善產品質量的可能。

勞動力流動性底原因何在呢？

就在於工資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標準定得不對，就在於工資方面有一種『左的』平均主義。我們許多企業裡現行的工資標準，幾乎是把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完全抹煞了。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不熟練的工人也就不樂於變為熟練工人，因而喪失了上進的前途，於是他就覺得自己是這企業裡的『臨時住客』，只是暫時在這裡做做工，『賺幾個錢』，而過後就跑到別處去『尋找幸福』。因為有這種平均主義的現象，於是熟練工人也就不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以便終於找到一個能够真正重視熟練勞動的企業。

由此就有『普通』流行的那種從一個企業跑到別一個企業的現象，就有勞動力流動性。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取消平均主義，打破舊的工資標準。要消滅這種禍害，就須定出

適當的工資標準，注意到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繁重勞動與輕易勞動間的差別。熟練展鐵工人所得的工資與掃地工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火車司機師所得的工資與抄寫人所得的工資相等的情形，是不可容忍的。馬克思和列寧說過：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甚至在階級消滅以後，也還會存在的；這種差別只有在共產主義制度下才會消滅；因此甚至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資』也應按各人勞動來發給，而不應按各人需要來發給。可是，我們那些經濟工作人員和工會工作人員中的平均主義者，却不同意這點，而認為在我們蘇維埃制度下，這個差別已經消滅了。究竟是誰說得對呢？是馬克思和列寧呢，還是平均主義者呢？大概是馬克思和列寧吧。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誰在現時忽略熟練勞動與不熟練勞動間的差別，而根據平均主義『原則』來規定工資標準，誰就是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離開了列寧主義。

在每個工業部門中，在每個企業中，在每個車間中，都有一部分主要的較為熟練的工人，我們如果真想保證企業裡的固定的工人成份，就應當首先而且主要是把他們固定在生產中。他們這一部份主要工人，就是生產工作底基本環節。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固定在車間中，也就是固定全體工人，而根本剷除勞動力流動性。可是，怎樣才可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呢？要把他們固定在企業中，就一定要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正確規定工資標

準，使各工人熟練程度都能得到應有的報酬。而提拔他們上進，提高他們的工資水準，又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除其他一切而外，還要使不熟練的工人有上進的機會，使他們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力求變為熟練工人的刺激。你們自己知道，我們現在需要幾十萬幾百萬熟練工人。要培養熟練工人，就須使不熟練的工人有力求上進的刺激和前途。我們愈是大膽這樣辦，結果也就愈愈好，因為這是消滅勞動力流動性的基本方法。在這件事情上節省金錢，就等於作惡犯罪，而違反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

但這還不能概括一切。

爲要把工人固定在企業裡，還須更加改善工人給養和居住條件。固然，我們近幾年來在住房建築和工人給養方面，已作了不少的事情。可是，我們所已做到的，還完全不夠滿足工人們迅速增長的生活需要。決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住房比現在少些，因此也可以用已有的成績來安慰自己。也不可藉口說什麼從前工人給養比現在不知要壞多少，因此也就可以認爲現有情形已算滿足。只有那些腐化的，完全腐朽了的人，才能藉口往事來妄自安慰。不要用在事來做標準，而要拿現在工人日益增長的生活需要來做標準。必須了解，我國工人生存條件已根本改變了。現在的工人已不是從前那樣的工人了。現在的工人，我們蘇聯的工人，希望滿足他們自己一切物質和文化的需要，這就是說，他們既要有充足的糧食，又要有安適的住

所，而且還要有文化生活，以及其他各種需要的保證。他們有享受這種幸福的權利，而我們則負有保證他們這些條件的義務。固然，他們已不復遭受失業痛苦，已擺脫了資本主義桎梏，已不是奴隸，而是自己事業的主人了。可是這還不够。他們還要求滿足他們一切物質上和文化上的需要，而我們也就應該滿足他們這種要求。你們不要忘掉，現在我們自己也向工人提出一些要求，要求他們遵守勞動紀律，努力工作，實行社會主義競賽，進行突擊運動。你們不要忘掉，絕大多數工人已用無限熱忱接受了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並英勇地執行着這些要求。既然如此，無怪工人們在執行蘇維埃政權這些要求時，也要求蘇維埃政權履行所負的義務，即更加改善工人物質和文化生活的義務。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勞動力流動性，消滅平均主義，正確規定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二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三個條件。

(三) 勞動組織

上面我已經說過必須消滅勞動力流動性，求把工人固定在企業中。可是，單只把工人固

定起來，還不能概括一切。單只消滅流動性，還是不夠的。除此而外，還須使工人處在相當的勞動條件下，使他們有可能來好好工作，提高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所以，必須在企業內適當地組織勞動，使生產率能夠一月高似一月，一季高似一季。

可以說現在我們企業中的勞動組織實況已適合於現代生產要求麼？可惜還不可這樣說。無論如何，我們總還有一些企業，那裡的勞動組織得很不好，在那裡並不是秩序井然，工作協調，而是茫無頭緒，雜亂無章；那裡所流行的，並不是各負專責的情形，而是全不負責和無人負責的現象。

什麼是無人負責現象呢？無人負責象就是對所擔任的工作，以及對機器、機架和工具不負任何責任。在無人負責現象盛行時，常時是談不到什麼真正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產品質量，愛惜機器，愛惜機架，愛惜工具的。你們知道無人負責現象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引起了什麼結果。這種無人負責現象在工業中也正引起同樣的結果。我們在鐵路運輸業方面已消滅了無人負責現象，而提高了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在工業方面也應當這樣做，以便把這方面的工作提到更高程度。

不正確的勞動組織，是與無人負責以及各人對所擔任具體工作不負責任的現象相處得來的。從前，靠這種不正確的勞動組織，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現時的情形却就不同了。現

在境界已經完全不同了。在現今生產規模已經擴大，已經有了許多巨型企的業時候，無人負責現象便是危害我國工業的奇災大禍，能使我們各企業內一切生產上和組織上的成績都受到莫大危險。

爲什麼無人負責現象竟能在我們某些企業裡根深蒂固起來呢？它是不正當地跟着不斷生產制混進企業中來的。如果說不斷生產制一定要引起生產中無人負責現象，那就錯誤了。如果勞動組織得正確，如果每個人都對一定工作負責，如東指定一部分工人來經常使用一定的機器和機架，如果輪流班次安排得正確，各班質量和熟練程度彼此相等，那麼不斷生產制就能大大提高勞動生產率，改善工作質量，根本剷除無人負責現象。譬如鐵路運輸業中的情形就是如此，現在鐵路運輸業中雖實行着不斷生產制，可是無人負責現象却已不復存在了。可以說我們工業企業裡的不斷生產制實行情形，也是如此順利麼？可惜還不能這樣說。這是因爲在我們有些企業裡，把不斷生產制實行得太匆忙了，沒有預備好相當條件，沒有適當地佈置質量和熟練程度多少相等的生產班，沒有使每人都對每一具體工作負責。結果就使不斷生產制聽天由命而變成無人負責現象了。結果在許多企業裡就有紙上的口頭的不斷生產制；以及非紙上的實在的無人負責現象。結果就使人們對工作沒有責任心，不愛惜機器，讓機架大批毀壞，沒有提高勞動生產率的刺激。無怪工人說：『我們本來很願意提高勞動生產率，改

善工作質量，可是現在既然誰也不對任何事情負責，試問誰會看重我們呢？」。

由此可見，我們某些同志在某些地方把不斷生產制實行過分匆忙了，因而也就曲解了不斷生產制，把它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要消滅這種情形，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就只有兩條出路。或者是仿照鐵路運輸業方面的先例，把實行不斷生產制的條例改變，使其不致變成無人負責現象。或者是在現時還沒有實行不斷生產制的順利條件的地方，仿照斯大林格拉拖拉機工廠在不久以前所作出的例子，拋棄紙上的不斷生產制，暫時轉到六日生產制，並準備一些必要條件，以便日後可以再來實行真正的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再來實行那不會有無人負責現象的不斷生產制。

其他出路是沒有的。

凡此一切，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當然都是十分懂得的。可是，他們却寧願默不做聲。爲什麼呢？大概是因爲害怕真情。可是，試問布爾什維克從什麼時候起竟害怕起真情來了呢？在某些企業內，不斷生產制已變成了無人負責現象，於是不斷生產制也就被曲解到了極點，這難道不是實情麼？試問誰需要這樣的不斷生產制呢？誰敢說，保存這種被曲解了的紙上不斷生產制的利益，是比正確組織勞動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發展勞動生產率的利益重要些，是比真正不斷生產制的利益重要些，是比我們社會主義工業底利益重要些？我們把紙上的不斷

生產制取消得愈快，我們實現真正而非紙上的不斷生產制也就愈快，這難道不很明白麼？

有些同志認為只要咒罵一頓，說幾句響亮話，就可以剷除無人負責現象。據我所知，有些經濟工作人員反對無人負責現象的時候，只是常常在大會上把無人負責現象咒罵一頓，大概是以為說罷這些話以後，無人負責現象就會自行消滅，就會按所謂自流方式消滅的。如果他們認為單靠演講和咒罵，就可從實際工作中剷除無人負責現象，那他們就大錯特錯了。不，同志们，無人負責現象始終不會自行消滅的。只有我們自己能够而且應當消滅無人負責現象，因為我們執掌着國家政權，我們對一切事情都應負責，就連無人負責現象也在其內。我認為，如果我們的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從事於空談和咒罵，而是親自留在礦場或工廠裡——譬如說——考察一兩個月，研究勞動組織方面的一切細節和『小事』，在事實上把那裡的無人負責現象消滅，然後把這些企業方面的經驗傳佈到其他各企業中去，那就會好得多了。就會簡直不知要好多少了。就會是真正為反對無人負責現象而鬥爭，為用布爾什維克的精神正確組織勞動而鬥爭，為在企業裡正確佈置勞動力而鬥爭了。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消滅無人負責現象，改善勞動組織，在企業裡正確佈置勞動力。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三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四個條件。

(四) 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

一般工業指揮幹部，特別是工程技術人材的情形也變更了。

從前我國全部工業底基本來源，是烏克蘭煤鐵區。當時，我國所有一切工業區，無論是南俄也好，或莫斯科和列寧格拉也好，都是由烏克蘭供給鋼鐵的。同時，我們蘇聯所有一切基本企業所需要的煤炭，也是由烏克蘭供給的。這裏我把烏拉爾除開不講，因為烏拉爾當時所有的比重要比頓巴斯小得多。這樣，我們在當時是有三個培養工業指揮幹部的基本策源地：南俄，莫斯科區，列寧格拉區。很明顯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靠我國當時所有的那種最低限額的工程技術人材，是還可以勉強過得去的。

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可是，我們現在已有完全另外一種環境了，我認為，現在我們要支持現今的發展速度和宏大生產規模，單靠烏克蘭煤鐵根據地，已是顯然不夠了。你們知道雖然烏克蘭煤鐵出產量日益增多，可是烏克蘭的煤鐵已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了。你們知道，我們因此也就不得不東方創立一個新的煤鐵根據地，即烏拉爾——庫茲巴斯區。我們知道，我們現在創立這個根據地，不是沒有成效的。可是這還不夠。我們還須在西伯利亞本地創立冶金業來滿足當地速

增的需要。而且我們已在創立它了。此外，我們還須在卡查赫斯坦和土耳其斯坦創立一個新的有色金屬冶鍊業根據地。最後，我們還須開展極廣大的鐵路建設工程。這是蘇聯全國利益，各邊疆共和國利益和中心區域利益所要求的。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從前尚覺足夠的那種最低限度數量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現在已經不夠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舊有的培養工程技術人材的策源地已經不夠了，必須在烏爾拉，西伯利亞和中亞細亞一帶，創立一大批新的策源地。如果我們現在真正要實現蘇聯全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計劃，那我們就須使我們有更多三倍五倍的工程技術人材和工業指揮人材。

可是，我們並不是需要隨便一種工業指揮人材和工程技術人材。我們所需要的是能瞭解我國工人階級底政策，能領會這個政策，並決意誠懇把它實現起來的那種人材。而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我國已經走入這樣一個發展階段，此時工人階級適當造就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即能維護它這個統治階級在生產中的利益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向來無論那一種統治階級，都一定要把它自己的智識界。蘇聯工人階級當然也一定要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蘇維埃政權注意到這點，所以極力吸收工人階級份子到國民經濟各部門高級學校去學習。

。你們知道，現在我國高級學校裡學習的有幾十萬工農青年。從前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高級學校是少爺公子獨佔的場所，而現時在蘇維埃制度下，工農青年却是高級學校裡的統治力量了。毫無疑義的，我們在最近將來就會從我們各高級學校裡獲得成千數的新的技師和工程師，我國工業的新的指揮員。

但這還只是問題底一方面。問題底另一方面，就在於組成工人階級底生產技術智識界的，不僅會有高級學校畢業生，而且還有我們企業裡的實際工作人員，熟練工人，工廠礦井裡的工人階級文化人材。社會主義競賽的發起人，突擊隊底隊長，勞動高潮底實際提倡人，各部分建設工作底組織者——這就是工人階級底新進階層，這個階層也就應當協同高級學校畢業同志來組成工人階級智識界底核心，我國工業指揮人材底核心。我們底任務就是不要埋沒這些富有首倡精神的同志，而要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有表現其組織才能的機會，使他們有充實其知識的機會，並且不惜花費金錢來給他們造成相當的環境。

這些同志們中間有不少的非黨員同志。但這並不能妨礙我們更大胆提拔他們去擔任領導職務。恰巧相反，正是應當特別關心他們這些非黨員同志，應當提拔他們去擔任指揮職務，使他們根據事實來確信我們黨重視有才幹有本事的工作者。有些同志認為只有黨員同志才可提拔來擔任工廠領導職務。於是他們就往往埋沒那些有才幹有首倡精神的非黨員同志，而把

黨員同志提到首位，那怕這些黨員同志才能較少，沒有首倡精神。不消說，這種所謂『政策』是愚蠢而反動到極點的。這種『政策』只能破壞我黨威信，而使非黨員工人離開我黨，這是不必證明的。我們的政策，並不是要把黨變成閉關自守的門閥。我們的政策，是要黨員工人與非黨員工人間保持有『相互信任』的空氣，『相互審查』的空氣（列寧）。我們黨在工人中間享有隆重威信的原因之一，也就在於我們黨正是實行着這樣的政策。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我們蘇聯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四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第五個條件。

（五）舊生產技術智識界中轉變的徵象

關於究應怎樣對待舊資產階級生產技術智識界問題，也須有另一種提法。

兩年以前，我國舊技術智識界中最熟練的那一部分，是患着暗害病，而且當時暗害勾當是一種時髦。有些人親自進行暗害勾當，另外有些人掩護這些暗害份子，有一部分人袖手旁觀和保守中立，還有一部份人則在蘇維埃政權與暗害份子之間動搖不定。當然，舊技術智識界中的大多數人仍然還是多少忠順的工作。但這裡所講的不是大多數，而是技術智識界中最

熟練的那一部份人。

暗害運動究竟是由什麼所造成，是由什麼所培植起來的呢？就是由於蘇聯國內階級鬥爭尖銳化，由於蘇維埃政權對城鄉資本主義份子實行進攻政策，由於這些資本主義分子反抗蘇維埃政權政策，由於國際形勢複雜，由於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中有困難，如果說戰鬥部份的暗害份子積極性是由資本主義各國帝國主義者底武裝干涉陰謀以及我們國內的糧食困難所支持，那麼另一部份舊技術知識份子向積極暗害份子方面的動搖，却是由那些胡說八道的托洛茨基份子和孟什維克們底時髦論調所加強起來，他們硬說『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簡直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說『蘇維埃政權是橫直是會毀化而且很快就倒台的』，『說布爾什維克自己的政策就是促進武裝干涉的』等等。並且，既然右傾份子中間的某些老布爾什維克也沒能擋住『時風』而在當時離開了黨，那麼從來沒有聞過布爾什維主義氣味一部份舊技術知識份子也蒙上天保佑而誤入了迷途，又何足怪呢。

很明顯的，在這種情形下，蘇維埃政權所能對舊技術知識界採取的唯一政策，便是紛碎積極暗害份子，分化中立份子，吸引忠順份子。

一兩年以前的情形，便是各此。

可以說我們現在的環境也與當時完全相同麼？當然是不可這樣說的。恰巧相反，我們現

在的環境已經完全不同了。首先，我們已擊破了城鄉資本主義份子；並且正在順利地消滅他們。這當然不能使舊知識界感到歡喜。也許他們還對他們這些已被擊破的朋友們流着同情淚哩。可是，同情者，尤其是中立者和動搖者，在他們這些積極活動的朋友們遭到很厲害的無可挽救的失敗以後，決不會甘願與他們這些朋友遭受同樣的命運。其次，我們已克服了糧食困難，而且不僅克服了困難，並且還輸運大批糧食出口，其數量之多，是蘇維埃政權存在以來所未曾有過的。於是，動搖份子所持的這一『論據』，也陷於破產了。其次，現在就是瞎子也看得見，我們在集體農莊和蘇維埃農莊建設方面達到了極大的成功，獲得了確定不移的勝利。於是舊知識界『武庫』中最主要的東西，也就完全顛覆了。至於資產階級知識界對武裝干涉的希望，那就要承認這種希望已成了——至少是暫時成了——海市蜃樓。真的，人們約許實行武裝干涉已經六年了，可是武裝干涉一次也沒有敢於嘗試過。至於現在已經應當承認，我們的高明的資產階級知識界，不還是受騙上當而已。至於積極暗害份子在有名的莫斯科公審案中的行爲，本來應當而且真正已把暗害思想埋葬，那就更不必說了。

所有這些新情況，當然不能不影響到我國舊技術知識界。新的環境本應在舊技術知識界中造成一種新的情緒，而且真正造成了這種新情緒。正因為如此，所以從前同情過暗害份子的那一部份舊知識份子，已有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的一定表現。現在不僅這一部分舊

知識份子，而且那些明顯的昨天的暗害份子，昨天的暗害份子中的頗大一部分人，也開始在許多工廠裡與工人階級協力工作的事實，就是顯然證明舊技術知識界中的轉變過程已開始了。這當然不是說我們這裡已沒有暗害份子了。當然不是。暗害份子仍然還是有的，而且當我國還有階級存在時，當還有資本主義包圍時，暗害份子在將來也還會有的。但這是說既然舊技術知識界中頗大一部分從前這樣或那樣同情過暗害份子的人，現在已開始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來，那麼剩下的積極暗害份子已是不多，已陷於孤立，而且不得不暫時深深藏隱起來了。

但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對於舊技術知識界的政策，也應該依此而改變。從前在這個勾當猖獗盛行時期，我們對待舊技術知識界的態度，主要是表現於粉碎政策，而現時在這個智識界轉向蘇維埃政權方面的時期，我們對待它的態度，主要就應表現於吸收和關照它的政策了。如果在已經改變的新條件下還繼續實行舊政策，那就是荒謬而不合辯證法了。如果現在幾乎把每個舊專門家和舊工程師當作尚未拿獲的犯人和暗害份子看待，那就是愚蠢而不合理了。在我們這裏，『反專門家主義』向來都是被看作，而且現在仍然是被看作有害和可恥現象的。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改變對舊工程技術人材的態度，多多關注和關照他們，更大膽來吸收他們來參加工作。

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第五個新條件的問題，就是如此。
現在我們來說最後一個條件，

(六) 論經濟核算制

爲使情形完全明顯起見，我還要說到一個新條件。這就是供給工業，供給國民經濟的資金積累來源問題，怎樣加緊這種積累速度的問題。

從資金積累方面看來，我國工業發展中的新的特殊的現象是什麼呢？這種新現象就是舊積累來源已不能充分保證工業繼續發展了。就是我們如果真想保持並加強布爾什維克的工業化速度，便要找得新的積累來源，加強舊的積累來源。

我們考察資本主義各國歷史，便可知道無論那一個把自己的工業提到更高階段的新起國家、都不免要有外國的幫助，即長期的信貸或借款。西方各國資本家有鑒於此，所以完全不肯給予我國絲毫信貸和借款，以爲我國工業化事業得不到信貸和借款，就一定會遭受失敗的。可是資本家們失算了。他們沒有估計到我們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區別，殊不知我們國家有一種特別的積累來源，足以恢復並繼續發展工業。而且我們確實不僅恢復了工業，不僅恢復了農業和運輸業，並且已在順利實行着改造我國重工業、農業和運輸業的壯舉。當然，

我們舉辦這件事情，是花費了幾百萬萬盧布的。試問這幾百萬萬盧布是從何處得來的呢？是從輕工業方面，農業方面，預算上的積累方面得來的。我們不久以前的情形就是如此。

現在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從前，舊的積累來源是足夠來改變工業和運輸業的，而現在這些積累來源，却已顯然不夠了。現在的問題並不是要改造舊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烏拉爾、西伯利亞和卡查赫斯坦一帶建立技術設備精良的新工業。現在的問題，是要在蘇聯各穀物區、養畜區和原料出產區建立大規模的新農業生產。現在的問題，是要建築一批橫貫蘇聯東西兩部的鐵路。舊的積累來源，當然是已不敷供應這種壯舉了。

不僅如此。此外，還要注意到一點，就是在我們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由於用一種浪費辦法來經營的結果，經濟核算的原則已被破壞無餘。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不復從事於計算、估價及擬製正確收支對照表的工作。事實上，有許多企業和經濟組織中的人早已忘掉『節省』、『減少無謂費用』和『生產合理化』一類的概念。他們顯然是依靠着國家銀行『橫直會給我們撥發必需的經費』。事實上有許多企業中的生產成本費近來已開始提高。他們不僅沒有依照計劃規定，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十以至百分之十以上，反而把成本費提高了。而什麼是減低成本費呢？你們知道：把成本費減低百分之一，就等於在工業內部多積累一萬五千萬至二萬萬盧布。所以很明顯的，提高成本費，就是使工業和整個國

民經濟喪失數萬萬盧布。

由此就應得出結論：我們已不可專靠輕工業，專靠預算上的積累，專靠由農業方面得到的收入了。輕工業是一個極豐富的積累來源，而且它現在也大有繼續發展的可能，可是這個積累來源不是沒有止境的。農業也是一種豐富的積累來源，可是在目前農業改造時期，農業本身也需要國家資助。至於國家預算上的積累，那麼你們自己知道這種積累是不能够而且也不應當沒有止境的。還有什麼呢？還有重工業。所以，必須設法使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所以，除加強並擴展舊積累來源而外，同時還要設法使軍工業——首先是機器製造業——也能拿出積累來。

這就是我們的出路。

爲此就要怎樣辦呢？就要消滅浪費現象，盡量動用工業內部的資源，在我們所有一切企業內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有系統地減低成本費，在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工業部門裡加強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達到出路的途徑。

總之，現在的任務是要施行並鞏固經濟核算制，提高工業內部積累。

(七) 用新的方式來工作，用新的方式來領導

同志們，以上便是保證我國工業發展的新條件。

這些新條件的意義，就在於它們爲工業造成了新的環境，要求我們用新的方法來工作，用新的方法來領導。

由此可見：

(1) 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指望勞動力自流性了。要保證工業勞動力，就必須有組織地招收工人，並使勞動手續機械化。如果以爲我們不必實行機械化，便能支持我們的建設速度和生產規模，那就等於希望可用匙子吸盡海水了。

(2)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容忍工業中勞動力的流動性了。要免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法來規定工資，使企業裡的工人成份相當固定起來。

(3)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容忍生產工作中無人負責的現象了。要免除這個禍害，就必須按新方式來組織勞動，適當地佈置力量，使每一部分工人都對工作，對機器，機架以及工作質量負責。

(4)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專靠資產階級俄國所遺留給我們的一種爲數極少的

舊工程技術人材了。要提高現時的生產速度和生產規模，就必須使工人階級有它自己的生產技術智識界。

(5) 其次，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把所有一切舊專門家和舊工程技術人材看成一邱之貉了。要適應已經改變的環境，就必須改變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盡量關注那些顯然轉向到工人階級方面來的專門家和工程技術人材。

(6) 最後，現在已不可再像從前那樣專靠舊有的積累來源了。要保證工農業繼續發展，就必須動用新的積累來源，消除浪費現象，施行經濟核算制，減低成本費，提高工業內部的積累。

這就是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要求我們採用新的工作方法，採用新的領導經濟建設的方法。

爲了實現新式領導，就要怎樣辦呢？

首先，就要我們經濟工作領導者瞭解新環境，具體研究那些保證工業發展的新條件，適應於新環境要求來改造我們的工作。

其次，就要我們經濟工作領導者不是『一般地』領導企業，不是『從空中』領導企業，而是具體切實地領導企業；就要他們不是根據一般空談，而是以嚴格求實態度來對待每一個

問題；就要他們不限於紙上敷衍搪塞或一般辭藻和口號，而要精通工作技術，熟悉工作詳情，熟悉『小事情』，因為現在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積成的。

其次，就要把我們現有的龐大的聯合局（現在一個聯合局往往包括有一兩百個企業）立刻分小，分成幾個聯合局。一個聯合局主席兼管着一百個以至一百個以上的工廠，當然是無法切實知道這些工廠及其生產能力和工作狀況的。他既然不知道工廠，當然也就不能領導這些工廠。所以，爲了使各聯合局主席有可能真正研究工廠情形，領導工廠，就須使他們卸脫太多的工廠，就須把一個聯合局分成幾個聯合局，使聯合局與工廠接近。

其次，就要我們各聯合局由集議管理制度過渡到一長管理制度。現在的情形是聯合局委員會照例都有十個以至十五個委員坐在那裡，寫公文，作辯論。同志們，這樣的管理方法是不可繼續下去的。必須停止紙上的『領導』，而去進行真正切實的布爾什維克的工作。留下一個主席和幾個副主席來主持聯合局，就完全足夠來管理聯合局了。其他的委員，最好是派到下層去，派到工廠中去。這無論對於他們自己，無論對於事情本身，都會是有益得多的。

其次，就要聯合局主席和副主席常常去巡視各工廠，更多花些時間留在那裏工作，更仔細認識工廠中的工作人員，不僅要教導當地工作人員，而且要向他們學習。如果以爲現時可以坐在遠離工廠的管理處裏，從辦公室裏領導工廠，那就是錯誤的想法了。要領導工廠，就

須時常與廠內工作人員接洽，與他們維持活的聯繫。

最後，我要簡略說一說我們一九三一年的生產計劃。有些在我黨周圍踱來踱去的庸人，硬說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實在的，是不能完成的。這正好似謝德林小說中愛說廢話的『怪聰明的小魚』一樣。我們的生產計劃是不是實在呢？是絕對實在的！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至少是因為我們具備有完成這個計劃所必需的一切條件。這個生產計劃是實在的，至少是因為現在這個計劃底完成，全靠我們自己，完靠我們是否能夠，是否願意利用我們所有的極豐富的可能性。如果不然，那為什麼許多企業和工業部門已經超過完成了原定計劃呢？如果以為生產計劃就是一張數字表和工作任務一覽表，那就是愚蠢的想法了。其實，生產計劃是千百萬人民活的實際行動。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創造新生活的千百萬勞動者。我們的生產計劃底實在性，就是活的人，就是我們自己，我們的勞動意志，我們按新方法來工作的決心，我們執行計劃的決心。我們有這種決心麼？是的，有這種決心。所以，我們的生產計劃也就是可能而且應當實現的。（鼓掌多時。）

論經濟工作人員的黨性

柔 寧 作

烏藍汗譯

波爾什維克黨對於蘇維埃經濟工作人員的幹部教育會傾注許多力量。這些幹部最高貴的最有決定意義的品質，表現在他們對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上有徹底的認識與無限的忠誠。會受過波爾什維克教育的蘇維埃經濟工作人員，會使自己的一切工作完全適合於國家的利益與人民的利益。先期完成生產的任務，在工廠或製造廠的廠長、工程師、工廠主任、技士來說，乃是一種崇高的精神上的安慰。然而僅僅完成了計劃，並不能使一個創議的波爾什維克經濟工作人員感到滿足。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與所有實際經驗熔成一體，努力去不僅完成而且要超過計劃完成任務與減低成本費。

經濟工作人員的波爾什維克黨性，在於他無論何時也不以現在的成績為滿足。他總是看見擺在自己面前有未解決的問題，他總是不停止地向前推進，這是我們人民固有的特徵。這種特徵，投進斯大林的戰後五年計劃中，由熱烈迎接偉大革命三十週年的強大勞動羣衆顯著地流露出來。

社會主義競賽的成就，說明蘇聯人民爭取新勝利的冲天意志。試舉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為例，就可以看出來。全省企業超過了五個月的計劃，生產量較去年同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到六月十五日，已有五百家企業先期完成了六個月的任務。莫斯科省的礦夫們在五個月內超過計劃多挖出數萬噸煤。該省的集體農莊莊員們超過了播種糧食的計劃，他們已完成土豆和蔬菜的種植。

蘇維埃經濟工作人員的優點是不追求『安逸的生活』。相反地他却迷戀着沸騰的工作。他的黨性就在於他不順水漂游，而能頑強的迎着困難前進，尋求先進運動的路程。

『紅崗』紡織綜合工廠的領導者們，就是屬於這類人的。這個紡織工們的工人們說出他們要先期完成一年計劃的決心和志願。然而爲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實現下列重要的措施：截然提高生產的文化，改善製造的過程，裝設綜合洗晒的新機器和繩捲機，組織搬運的裝置。

紡織工廠的領導者及黨組織研究這種辦法，如果能夠實現，不但一般的會超過計劃，甚至能造成五年計劃四年完成的現實條件。考核之後，便先由微細的地方着手，直到新裝置按設完成。由於布類生產量的增加，解決了色布生產能力的不足。紡織工廠的領導者們波爾什維克地處理了這種生產，使他們能夠按照一九五〇年的計劃，每天生產大量的布品。

當然，『紅崗』紡織工們的領導者們如果止於這稍微超過目前計劃的辦法上。也會受到很高的評價的。然而他們——真正的波爾什維克——越過了正式給予他們的任務。

蘇維埃的經濟領導者們因為不使自己和團體脫離，便達到了我們工業上的成就。他們和工程師們、先進的工人們商量，他們用一切方法支持和鼓舞創議的人們，蒐集和利用斯達漢諾夫運動者們的豐富經驗。

『巴黎公社』工廠的皮靴裁斷工人馬特洛索夫同志，把自己的工作變得合理化之後，竟能達到高度的勞動生產率，顯著地超過了戰前的數字。然而個人的成功並沒能滿足他。他知道工廠間中還有許多勞動生產率不高的工人，馬特洛索夫同志建議研究廣泛應用先進勞動方法的計劃，使它能保證每個工人生產率提高。馬特洛索夫同志建議的價值和特徵，在於他不單純從個人利益——他的勞動生產率能保證得到高額的工資——出發，而是從把落後工人提到先進工人水平的志願出發。

『巴黎公社』工廠的廠長李德曼同志和黨組織書記秋魯索夫同志本着黨的原則對待了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建議，他們支持了他的創議，幫助他研究了他的計劃，引起全廠各團體對這件事情的注意。同時，利用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使許多勞動生產低的工人，升到先進工人的水平。『巴黎公社』利用黨組織及印刷品，把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變成了我們全國的財富。

談到經濟工作人員工作的黨性時，我們應該認識到：工業的指導幹部們並不是用普通方法來超過計劃，而是以最完備工業中的新技術超過它。

實際經驗告訴我們，運用連續生產方法可以擴大出品量，減少屑物，降低成本費，經濟生產的範圍，縮短生產的循環，顯著提高生產的能力，節約工人的勞力。在連續方法條件下的生產計劃能够改善，計算能够減輕，並且在連續方法下易於管理生產。是連續方法促進了技術和工學的改良，減低了出品的成本費。

當然，工廠若想轉向連續方法生產，各部門工作都要從根本上改善，如：供給部、生產部、技術部及各工廠間，必須嚴格地按着計劃和圖表去工作。這種生產組織並不容易。因此才要波爾什維克去管理生產，讓他們不逃避困難，讓他們迎着困難前進，克服困難。

連續方法在戰時得以廣泛地應用。經濟領導者們在實際工作中確信了連續方法的巨大卓

越處。現在——和平時期——他們仍然廣泛地運用這種方法。但是也有些鼠目寸光的領導者，認為連續方法是種繁瑣的工作，總想用舊的方法製造現代的新產品。

寇洛綿工廠研究出一種新型機關車。它具有許多優點，無疑的這是構思的成功，而首先應該承認這是總設計師列別江斯基同志的成功。我們的國家大批的需要這種機關車。工廠出品的越多，對於國民經濟的益處越大。寇洛綿工廠——是一家有悠久歷史的企業，它有經驗豐富的幹部和優秀的傳統。寇洛綿工廠的人們會做機關車，但是他們的製造方法却還是幾十年前的舊方法。

現在有一個任務擺在寇洛綿工廠的人們面前：機關車的出品量是要超過戰前出品兩倍以上。但是爲了完成這個任務，必須改變現在的生產組織，徹底應用連續生產方法。

寇洛綿工廠中並不是所有的同志們都能立即瞭解到按新方法工作的重大性與絕對的必要性。僅僅在最後一個時期，擁護連續方法生產者才大量的增加起來。如果工廠所有的領導者都能本着波爾什維克的精神、黨的精神爲增加機關車的產量而工作，同時交通機械製造部能够大量幫助工廠的話，那麼寇洛綿工廠的人們一定會光榮地完成給予他們的任務的。這將是真正黨性的表現。

黨組織的職務是不斷地教育蘇維埃經濟工作人員，使他們深刻的瞭解擺在他們面前的任

務。波爾什維主義地處理事務，不調合地對待偏向和保守主義，永遠追求高度的新的與更新的技術，盡一切方法擴大生產量，這一切必須有機的出自蘇維埃經濟工作人員的經常負責的國家工作中。

機警地關懷自己企業中的工人、工程師及職員的要求，是波爾什維克——經濟領導者的卓越的品質之一。那些週到關心集體要求的企業的工作中永遠會有勝利的。

可惜，某些領導者脫離了工人，不知道工人的要求。工人們很難會見這些領導者，並且也不能從他那裡得到必要的幫助。這些經濟工作人員的工作，一定是死板的，永遠不會好的。

梅梯申工廠的廠長郭叔叔諾夫同志，他總是不能完成生產計劃。這個工廠應該給莫斯科地下鐵道製造貨車，雖然已經逾過政府規定的期限，但是地下鐵道却連一輛貨車也沒得到手。

在這個工廠裡沒有波爾什維克的制度，而主要是對人沒有黨性，不關心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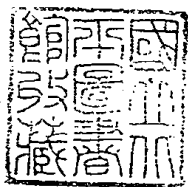
當黨把關照工人階級要求的任務，交給一個真正的波爾什維克的時候，他會認為這是一種光榮。蘇維埃的經濟工作人員應該把技術問題、生產組織問題與經常為改善職工物質生活設施的鬥爭結合起來。

列寧、斯大林的黨教導蘇維埃經濟工作人員中的幹部們在國家面前要有真實與赤誠的精神，我們的經濟工作人員把國家利益看作高於一切。可惜在我們經濟工作人員中間還有企圖隱瞞企業的能力，希望得到一個比較容易的計劃，甚至有時他就用虛構的手法，把未完成的生產額填寫在完成的成品上，還有一批經濟工作人員盡力想在數量上要求超過實際需要，多領取應節省的原料和材料，他們爲了自己方便在倉庫裡儲蓄了大量的貴重的各種材料；並且他們把要求更多設備等的吹噓聲明報給企劃機關。這些經濟工作人員——事務主義者對於國家利益沒有黨的認識。他們的目光短小。他們度着利益陝隘的個人的利己主義者的生活。這種人雖然爲數不多，但是必須把他們徹底的揭發出來，批評他們，教育他們要從國家利益出發。只有在自己的行爲、品行中處處由國家利益出處的領導者，才適合於自己的職務。

蘇維埃經濟工作人員不能自封在單純生產利益的圈子裡。他的政治眼光愈遠大，他把國內和國際的事件分析得清清楚楚，他就會更加認真的、自覺的和深刻的解決生產的問題。工廠製造廠的廠長時刻有教育自己所屬幹部的義務。在他們的情感中發展他們的愛國職責。只有在政治上有充分修養的工作人員才能完成這個使命。經常在工作中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思想與理論的水平，澈底精通波爾什維主義，是每個波爾什維克經濟工作人員的絕對的任務。廠長的崗位，工廠主任的崗位，大、小生產隊長的崗位——同時也就是黨的崗位。

經濟工作人員工作中的黨性——是每個蘇維埃領導者必須有的品質。它應該永遠和他的事業並進，資是解決大小問題的一把鑰匙。只有在政治教育和馬列主義鍛冶之下，才能把蘇維埃的經濟工作人員提高到崇高的地位。

（譯自一九四七年六月十六日「真理報」專論）



AUG. 1 - 1949

18

11